

淡然軒集目錄卷七

墓誌

封安人易母張氏墓誌銘

封安人方母熊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劉母張氏墓誌銘

墓表

封戶部主事平村陳公暨配墓表

處士張君暨配墓表

戶部左侍郎二河及公墓表



贈禮部侍郎仰芹馮公墓表

封太孺人崔母劉氏墓表

墓碑

封吏部主事近山成公墓碑

封彰德知縣北岡劉公墓碑

沈庫部傳

濱石唐先生傳

大父處士公述

讀紀別

湯中丞像贊

程大常像贊

春秋議

倭事議

東征議

東事議

撤兵議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淡然軒集卷七

瀛海余繼登世用父著

瑯邪馮琦用韞父校

延陵吳達可叔行父閱

封安人易母張氏墓誌銘

張安人者封工部主事龍川易公之配工部主事
易君選之母也安人人生而沉靜端重不妄笑語自
垂髫如老成人女紅外無它嗜好父母心異之爲
擇佳壻乃歸封公易故宦族封公又日咕嗶習博

士言不問家人生業家益索諸閭內事無巨細一切倚辨安人安人躬機杼操井臼拮据奉舅姑下逮兩叔姒爲損嫁時衣粧以佐凶歲至併日而食無愜色人皆難之兩贊封公襄舅若姑之喪含歛如禮封公數上有司數不售或不勝憤恚安人色益恭意愈和徐指君選謂曰君屈首受書窮年兀兀卒厄若此竟君志者其在是乎因日夜從旁史之令督君選於學又每篝燈夜作與俱勤苦君選遂成進士拜今官迎安人于宦舍未幾 天子需

大慶恩安人得封今號君選乃治法服加穀紵然安人不恒御蔬食布素無異疇昔見之者不知爲貴人也獨性好施君選既貴諸凡俸入咸置安人橐中以順其意賑貧卹孤常若不及安人素疆無疾先是封公病痿安人日夕供湯藥侍起居至目不交睫無怨色諸戚黨以請貸至者又人人爲設食飲給道里費以厭其欲竟以是委頓不支矣時君選方有大石窩之役忽心動急治裝歸歸之日而安人疾作君選爲問醫藥禱神祠求以身代竟

不起君選哭之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哭輒絕絕而甦甦而復哭久之乃收淚謂曰登瀛不孝天降割于先安人已矣無可言矣惟是潛德之光不可泯敬以累君乃口授始末娓娓數百言不具志志其可述者安人生嘉靖壬午年十一月十三日卒萬曆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得壽六十又三子四登雲蚤卒娶王斗女登瀛卽君選丁丑進士娶胡忠女登高武學生娶饒陽庠生李希曾女登仕邑庠生娶饒陽庠生劉郊女孫男六知聘饒陽庠生

郭周南女簡聘邑庠生趙天柱女能亨健通孫女二一適楊仲舉一尚幼併知能皆登雲出簡健登瀛出亨通登高出君選將以安人卒之明年乙酉三月念五日葬於城之東郭祖塋之次遣使來督銘嗟夫風之下也俗日以澆世有起家寒賤者不殖貲以耀閭閻則席勢而報睚眦彼好行其德以亡其業者卽丈夫不數數然也而安人養舅姑順夫子且至周人之急以殯其身嗚呼仁矣是宜銘銘曰子爲王臣身沐 恩綸宜其組紉維此組紉

匪曰華身以佐吾仁安人之仁靡踈靡親靡施弗均施予則均身則食貧噫嘻安人

明勅封安人方母熊氏墓誌銘

憲大夫方君手其母熊安人狀以授史登曰傷哉端之奉母命違親而仕也母健無恙也廼端備員貴竹纔一歲而母歿矣母歿而湯藥含歛弗及親也端猶稱人子哉傷哉母歿矣其苦心貞行有不可歿者願得子言以誌而銘之夫誌者識也識載閨美以闡往烈而垂來訓史氏職也何敢辭狀稱

方氏自固適莆繇莆復入於固祖有登景泰癸酉鄉書官寧州守諱興者有舉戊辰進士官都轉運使諱仕者有鄉進士諱仲者簪纓不絕爲固始著姓而熊安人家亦以科第節義相望于時安人父諱傑邑諸生博學能文爲督學使者所器重娶于甯生安人安人生而婉孌有慧性幼卽端重不好戲見諸弟妹戲者輒正色責之諸弟妹畏而事之如事甯孺人稍長授以內則輒記不忘父心竒之以語甯此吾才女也當爲擇壻熊之父時教授于

鄉諸從游者甚衆封主事公亦執經在弟子列日
誦常數百言穎悟過人能私謂審欲覓佳婿無如
方氏子才者審前問之知爲主事公曰君常欲奇
貴此女何自廼與方氏子方氏母蚤寡家又貧不
可能曰安有才如方子而常貧賤者乎因自以其
意語主事公公歸告其母范孺人范曰人各有耦
吾寡婦人家四壁立彼熊名閥非若耦也能聞之
笑曰吾妻才子耳非妻貧子也貧亦何病范不能
具六禮獨出二釵爲聘遂委禽焉年十五而歸主

事公一意食貧自操作以佐緩急旦夕執饋事范
孺人甚謹篝燈勤女紅伴主事公夜讀主事公卽
以是年爲弟子員肆力于學安人復從臾之凡七
試有司七報罷年四十始廩于庠時公伯叔成進
士薦鄉書者先後逝去公以身爲門戶累稍廢業
遂蓄姬妾厚自奉養以紓其抑鬱不平之氣安人
不忍傷其意曰苟巾櫛有侍酒醴無乏夫子之愛
吾之愛也無幾微見于詞色退而獨處一室日日
督兩子于學每誨之曰若輩不能竟廼父之志是

大負若外祖熊而吾無所望于方氏矣兩子跪受
教競相砥礪憲大夫遂舉萬曆丙子鄉薦登丁丑
進士官行人卽封主事公爲行人已又晉今封母
得稱安人云安人卽受封而意念愈自下終其身
無滑柔之奉錦綺之服其天性勤儉蓋如此憲大
夫之官兩京也每奉安人以從及陟貴竹戀戀子
舍不能去安人以大義督過遣之比行而安人卒
遂不及訣此憲大夫所爲抱終天之恨者也余子
曰予嘗讀詩而有感于栢舟之婦云以彼心不可

轉儀不可選不知何以遘閔于時卽遘閔于時而
其發爲詩歌者不過以古人自勗而止焉聖人以
爲貞靜之極也故識之變風之首以示天下後世
之爲人婦者安人非栢舟之婦而有其苦以身訓
子以人事夫不專夫室之愛者四十年不及于怨
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非幼習內則有概于中
能然哉是可以風矣安人生於正德己卯二月四
日卒於萬曆己丑四月十日享年七十子男二人
靖太學生娶某氏端卽憲大夫端貴州按察司僉

事娶易氏封安人孫男二人一甲靖出娶某氏一
元端出邑諸生娶某氏孫女三人長適傅壽官子
某次適彭鴻臚子國學生某次適李方伯孫國學
生某俱某人出憲大夫將以卒之明年正月某日
葬于邑附郭之南阡從其姑范孺人之墓也銘曰
胡譽之芳維婦順之章胡嗣之昌惟母德之良猗
歟安人于歸于方和鳴鏘鏘無胥忒胥戕于何不
臧鬱鬱崇岡閭閭玄堂以俟而夫子百歲之後庶
幾偕藏

明封太孺人劉母張氏墓誌銘

劉母張太孺人卒於家其子大理丞士行聞而拊
膺大慟曰天乎吾獨不得與母氏永訣親含襚藉
幹之事乎爲位以哭伏地而不能起也方大理爲
御史按部郡國每得以其便歸視兩尊人晁後遂
戀子舍不忍去太孺人讓之曰吾與汝父披章服
優游祿養秋毫皆 上恩也汝不以時効尺寸報
主上恩德顧依依爲兒女態意何爲乎且吾兩老人
健又有汝兄弟五人在居者以色養仕者以名養

汝其行矣大理君跪受教乃北上獨時時遣問起居比聞太孺人病方杜門圖請告而訃音至矣太孺人病亟時命諸子昇之中庭視衣被復進諸子婦各爲誡詞已而名呼大理君曰兒乎令兒全忠令兒不得全孝矣意若悔督其出者故士行聞之而重自傷也旣奔歸憑棺長號如不欲生封公曉之曰古之孝者毀不滅性汝不計窀穸事而過自摧毀不念吾老人乎大理君乃稍就飭粥以次庀喪事而走狀來請銘狀稱張氏爲東明著姓父某

娶於某而生太孺人太孺人生而簡重父母憐愛之爲擇佳配旣歸封公事舅姑小心婉順甚得其懽心時劉食指漸繁家漸落太孺人自計舅姑老矣豈可使有米鹽瑣屑之慮乃身自操作而前計口授食拮据應之不遺餘力比諸子知嚮學則佐封公督教之勵其勤者而扶其不率者不專以煦煦爲愛時或篝燈治絲枲伴其夜讀曰自予爲汝家婦見汝家好行其德是類當有顯者汝輩勉之隆慶庚午大理君舉于鄉喜而後可知已萬曆丁

丑大理君成進士授長洲令奉太孺人以行或以
俸餘置珍錯輒却不嘗曰吾性甘蔬食不習此味
也稍欲爲市紈縠輒止不許曰吾身安布素不習
此服也時大理君蒞任未幾大有能聲太孺人乃
謂之曰吾老人遠來視汝治狀耳汝能其官吾復
何憂吾當去汝勿以饗殮故久溷汝也大理君不
能強遂歸吳中錦綺衣被天下諸戚婭聞太孺人
歸謂當有奇異飾玩爭來聚觀則猶去時裝耳乃
皆相顧嘆服大理君以清白自矢處膏脂而不以

自潤者固義方有素實慈訓力也壬午冬大理君
以計吏入長安會三載考最得封其父如其官太
孺人受今封於是由制詞製法服過里中爲壽太
孺人爲一舉觴卽緘之笥中不再御親執筦鑰督
課減獲不異疇昔或有言太孺人今貴人何爲久
自勞苦則應之曰若不聞文伯母之言乎且吾樂
此不知勞也大理君旣拜御史南按淮揚西按晉
太孺人每誡之曰御史奉天子三尺不患無威患
過威耳威過則傷人必多昔雋母聞其子多所平

友卽喜不卽怒不食汝其有意俾吾爲不疑母乎
吾當爲汝加七箸矣大理君唯唯承命故所至輔
法而行得以稱名監察者則以太孺人爲之母也
太孺人信鬼神報應之說不愆施予日焚香拜天
者三暇則誦佛號以爲常蓋數十年不倦也至其
晚年壽豈多子孫或以爲事神之應然由前而觀
固不在是矣太孺人生於正德己卯某月某日卒
於萬曆癸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六人
懷恩娶陳氏繼李氏懷惠娶某氏繼李氏懷恕卽

大理君娶張氏贈孺人繼趙氏封孺人賀氏懷志
娶王氏繼苗氏懷愚娶孫氏繼李氏懷慈娶王氏
繼盛氏女三適邑人唐惟精韓進國郝九臯孫男
十三人某某出孫女若人曾孫男若人大理君以
將某年月日葬太孺人於某予爲志其大凡而系
之以銘曰予聞之志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
嗟太孺人處貴若寄處富若賦內則旣備乃俾括
嗣一行作吏惟母儀是視比文伯與雋母其德靡
愧鬱鬱高原芳靈所閱太史有銘用彰厥懿

明陝西臨洮府通判贈承德郎戶部河南司主
事平村陳公暨配李太安人合葬墓表

大名守陳君守大名之數月或有言太安人不祿
者訛傳至都下主爵者已推擇他姓代君而太安
人實無恙也君聞大不懌意非吉徵卽欲投劾歸
侍太安人主爵者旋覺其誤乃上章謝而慰留君
太安人聞之亦遣人謂君若勿歸吾當就若以觀
若之治郡也太守君聞太安人來喜則爲具板輿
迎之郡出理郡事入上食驩然樂也又數月而太

安人疾作竟卒于魏嗟乎彼言者訛耳乃竟信耶
豈非數哉太守旣扶櫬歸將開贈戶部主事平村
公之兆合葬焉而走使謂登俾表其墓道之石按
平村公之先山西屯留人父曰倉倉父甫甫父驥
世載其德爲鄉人所信嚮公生而賦質不羣始就
外傳卽端重如成人不與羣兒伍里人李公明遠
者有女心竒貴之不輕以字人聞陳氏子賢乃以
歸于陳卽太安人也太安人爲陳氏婦以婉孌事
舅姑得其懽心公讀書好深沉之思每手一編下

惟潛心不問家人生業閨以內外皆倚辦太安人
太安人晝總家務暮篝燈辟繡佐公夜讀以爲常
公爲文根極理道不剽取模擬以逐時好蚤以文
雄里中然上有司輒不利太安人常持義命之說
寬解之公入試八不就而學無輟業者太安人從
吏力也久之以明經入選除陝西鞏昌府通判太
安人隨而西公居官廉太安人卽操作以助其廉
公性峭直日詢民所疾苦而耻媵媵取媚于上治
鞏昌三年竟以失上官歡調臨洮臨洮邊郡郡與

諸番夷以茶馬爲市賈人往往用利啗郡監者監
者受賕則噤莫敢短長聞公至憚其廉直懷金錢
勿敢入則又啗諸猾胥與爲計公伺得其狀悉置
諸法于是胥吏人人惴恐卽番夷咸醫指稱神君
矣然公在臨洮所爲事上官者如鞏昌無加禮以
故先後佐郡七年不得調公喟然謂太安人曰吾
其歸矣能從吾隱乎太安人卽日製隱居服以進
力贊公歸夷民爭攀轅留之不能得公旣歸杜門
養重造請干謁一切謝絕布袍蔬食與太安人共

之獨日夕督諸子于學太守君遂以丁卯舉于鄉
丁丑成進士方試政司農署中聞公疾急以轉餉
歸圖省視既歸公立譙讓之曰柰何委質之初卽
以內顧分公家念也命以孥行既行未及受篆而
公卒比禫除授戶部主事滿三載乃贈公如其官
太安人封如今稱云陳君之官戶部也太安人不
往守大名又不往久乃以訛言故往往未幾而卒
異哉訛言蓋若或啟之令太安人得終子舍太守
君得躬含歛乎予與陳君同出少宗伯富順李先
生之門習其人行不取合義不苟容予每肅然嚴
事之比其守大名予適以使事往來其境則候人
不夙戒厨傳不加飾此其廉方質直何讓平村公
然平村公坎軻而君顯者時有利有不利也陳君
守魏魏方大祲餓莩枕藉于路太安人時戒君發
倉粟賑其饑者掩其齒魏人德太安人如慈母比
其卒也咸號呼如喪厥妣焉噫假使平村公而在
所爲訓誨太守君者亦如斯而已蓋太安人習見
平村公所爲服官者故猶能遵用遺訓以廸成太

守之治哉凡此皆其大者予故因陳君之請而表之曰此明循良吏陳公夫婦墓若媿言細行生卒世家誌所具載者可無論矣

明處士張君暨配葉氏合葬墓表

嘉靖丙午蜀內江張處士汝茂卒越四十四年爲萬曆己丑而配葉卒于時處士有孫應慶試春官不第投牒銓曹得饒陽學博聞葉訃誼不得還視喪則爲位哭旣而手其從兄給諫應登狀詣登請表其墓道之石按張自楚亭徙內江數傳有文習

者富而好行其德鄉人稱之文習生旻旻生自簡自簡生洪粹洪粹三子長俊早卒仲傑卽處士汝茂其字云季位張氏業至文習而大至洪粹而中落乃遂什一之利賈于江油之平夷遂家平夷時處士已蘄然露頭角當就外傳而平夷故夷地無所受學乃入粟爲什郝功曹處士性伉直不能俛首事上官上官有所苛責卽自奮曰丈夫志四方安能役役牛馬走耶遂棄去仍之賈率諸賈人鑿山取鉛引水爲溪以通鉛木至今人賴之處士又

自計夷地僻陋俗以貲相雄長不事詩書不可以
訓誨子孫乃復自平夷歸內江內江故業已爲里
豪所得處士欲復取之乃爲具召諸豪言所欲諸
豪故難之曰能倍與我真卽可得處士曰諾卽倍
出直諸豪相顧愕然無以應故業復完會弟位貧
不能自給卽割所復業予之處士有二子全念念
尚幼乃督全于學全旣補弟子負而處士遭疾不
起執全手與訣曰爾母有丈夫志能其家爾亦能
自立吾無所恨獨爾弟幼耳處士旣歿全治舉子

業不問家人生事而先所積著又爲前倍值取業
故日空虛業力秉家務以織嗇治生自奉甚薄而
歲時賓祭則務爲豐腆婚嫁喪葬僅取成禮而姊
姒宗黨有急卽不吝傾囊周之待諸子若孫嚴而
視諸臧獲有恩念卒復收其遺孤撫育之蓋諸子
婦孫曾數十人莫不兢兢一廩于勤儉者皆業之
教也先是處士在平夷時建大士廟于山間廟成
夜夢大士遺以群鯉至是孫應慶試有司業復夢
大士廟中一鯉化龍冲霄去寤而喜曰茲其在慶

孫乎是歲應慶果舉于鄉戊子應慶當與計偕葉觴而送之命以早沾一命以慰吾老人時葉已踰九十然健善飯應慶既行爲己丑元日子孫猶上椒酒爲壽共娛樂入夜而疾作逾五日逝矣方處士之賈平夷也折券棄責平夷人德之故處士沒而相率千里匍匐來會喪暨葉沒而平夷人之子孫亦如之嗚呼茲非人富而仁義附焉者能然哉世言鬼神報應之說皆空虛無事實而大士之夢若影響不爽此何以稱然載觀處士夫婦之士行女德則張氏所爲振振多賢子孫者又在此不在彼予因表之曰此明處士張君暨其配葉氏墓俾張之後人有所觀感砥礪而不墜其先德云家世生卒已備誌中茲不具

明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墓表

往嘉靖中吾邑蓋有戶部左侍郎及公公名宦字士顯別號二河子爲童子時猶憶邑諸父老子弟嘖嘖稱公長者若走卒之誦司馬君實也自公捐館舍且四十年矣比予與公仲子戶部君同官

于朝見公所舊遊處其薦紳先生問知公有子咸
津津然述公功德願交驩戶部君則又竊嘆公之
長者蓋不直爲德于閭而已萬曆戊子予以使事
過里中會戶部君先已致其事歸與予言因嘆公
飾終之典闕焉弗備以予典紀載乃授予以狀使
表其墓道之石子受狀讀之則皆童所習聞暨縉
紳所稱述者種種當實不爽也狀稱及氏爲交河
著姓上世以來率孝弟力田含采弗耀自齊東丞
善始通仕籍由齊東而下又四世始生公公生而
警敏授書塾師一再目輒成誦旣授廩益肆力于
學不問生業名日起正德癸酉舉于鄉明年甲戌
成進士會簡諸進士茂異者爲省臺公與焉授兵
科給事中公卽未試理人而明習時務之要諸所
條上引當否指切利弊都御史審杲討賊無功懼
嚴譴乃掠細民爲賊欲因以爲功公劾罷之虜寇
邊邊將其亡失過多公疏其狀因言禦虜之道要
在選將練兵罷債帥杜倖進之路娓娓數百言爲
時論所避嘉靖改元言者請遣廷臣覈諸邊鎮錢

糧侵盜者已得請尋詔止宣大二鎮使者勿遣衆
論譁然謂二鎮侵冒視諸郡獨多不宜廢詔長奸
以累平明之治宜簡諸臣有才望者急往按之乃
共推擇公偕侍御俞君集往公先後疏劾朔州總
兵張輓報中引鹽虧納數多故令人潛燬永寧場
一百一十餘萬委小民脂膏爲煨燼大同鎮守太
監馬錫監倉劉景前總兵朱振侵費不貲都御史
楊志學曲法徇人耗損邊計于是下輓等御史逮
問籍振等沒產償贓請托不行聲震中外然竟用

是不得久在禁闥以兵科左給事中出爲寧國府
知府寧國俗故浮詭公用愛利爲行而一稟於至
誠民不忍欺先是巡撫應天副都御史吳廷舉言
高淳故困養馬今又代養蒙城馬三百有奇宣城
五縣無高淳養馬之苦而歲侵高淳蕩田之利宜
均役以甦民困旣得俞旨而五縣豪何隆輩鳩衆
大譟至二萬餘人公以身當之爲開陳禍福且急
白都御史御史移檄省諭衆乃解散時微公則衆
怒叵測流禍未已卒定養馬議正隆等誅治諸臣

首事之罰而公亦調守懷慶然寧國人德公至此
屋尸祝之公至懷慶以外艱歸起補鳳陽公治兩
郡如治寧國狀壬辰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海寇
劫掠並海諸郡縣官軍禦之多失利惟公檄指揮
楊淮并勅諸賊曹所擒斬八十餘人會有爲俘寇
居間者公執不可其人大恨恚嗾御史謝君蘭列
諸路玩寇狀連公詔公解職聽覈久之覈者言公
實有斬獲功御史所指無事實起公陝西副使尋
爲其省叅政以內艱歸服闋補湖廣叅政歷山西

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公勤于舉職而拙于取名厚
于恤民而薄于養交入仕三十餘年兩遭口語循
資累級不越恒調歲乙巳始入爲光祿卿未幾以
副都御史提督操江長江盜區往往傷敗行旅公
諸所擘畫皆飭備銷萌要計又廣募射師分教材
官健兒而時以身督肄之江淮戍卒多善射自公
始丁未晉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會虜寇內訌諸歲
餉若軍興諸費一切取資內帑又禱祝土木歲費
不貲大司農金錢不能給公佐其長綜覈均節盈

縮有度諸屬咸倚以受事公在戶部久 天子器
重公將大用之而公以疾乞歸䟽再上始允其請
比歸四日而卒訃聞 詔予塋祭如例公雖公廉
不可干以私然性惇厚篤于故舊身爲列卿猶步
行里中與鄉里卑賤者鈞禮居處節儉祿入以分
給族黨歿之日家無餘財嗚呼此公所由以永終
譽而歿世不忘也俗之敝也士有起輿溲躋通顯
者率凌轢其鄉人甚或魚肉之卑人以自尊瘠人
以自肥卒之骨未寒而讎者起子孫不得聚廬而
處者比比矣聞公之風寧無媿乎予故表之以告
鄉人期與後進之士繼公而興者有所則倣而砥
礪焉公家世生卒已具少宗伯孫公誌中若長男
萬言官大興主簿仲萬祺南京戶部主事季萬祥
有聲諸生中將繼公起諸孫十八謙訥朴皆邑諸
生讓愼恪檢榷樞曾孫六人受益昌運傳芳景
運承芳翊運玄孫遠森森未艾則誌所未載者故
特列之以見天之報施善人如此

馮仰芹墓表

子初與今少宗伯馮公用韞讀中秘書聞其尊人
仰芹公負高世才睥睨宇內時公以副憲侍養蔣
太安人居也竊妄意是必負氣難近比公再起
入都門侍公于其子舍則一見如舊識久而杯酒
相洽出肺腑相示遂定爲忘分之交自是公去爲
臬爲藩不常遇然遇未嘗不飲飲未嘗不歡最
後公以河南叅伯入賀萬壽至則已決去志矣因
侍酒從容言世方需才豈可令公有留才公笑曰
盈而溢天之道吾懼其盈也未幾以病自免歸于

時宗伯方以宮詹翰長侍

上於講帷疏請歸視

上予假五月宗伯歸日爲具侍公與賓客諸故人飲
意甚適不欲出再疏乞侍養上不許又見公健
善飲無恙乃北上獨時時使人伺公安否越歲聞
公戒飲則怦怦心動又數月聞病卧遽以急請

上允之瀕行復爲公請封

上復允之蓋異數也宗

伯乘傳晝夜馳五日抵家而

恩命亦以是日至

宗伯視公於榻前道

上恩德父子相對感泣公

時疾已篤然猶笑語如平時又三日逝矣是萬曆

丙申歲八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八耳公天才
縱橫無所不可文不煩思而數千百言援筆立就
未習爲吏而初令固安當畿輔大邑理繁劇迎
刃而解目無留牘庭無滯訟訟者不得盡其辭猾
吏不敢緣以爲奸治邑有暇樂延見士大夫問民
所疾苦或晉諸儒生論析疑義第以私請則無所
假借久之亦無敢干以私者輕裘緩帶溫然儒生
而胷中甲兵有韜鈴之士所不敢望者固安素苦
盜捕盜又苦無兵公曰是不難爲盜何難爲兵乃

藉良家子懸賞格令捕盜以故盜發輒得所稍不
得或失之旁邑終公在邑桴鼓不鳴其爲大同僉
憲也值虜新款以公主市所爲操縱張弛動中機
宜歲時犒賞不如式則責主者如額則止額以外
卽虜百索百不應虜酋有以裘馬來角射者公連
發連中盡入其裘馬虜駭愧又徐出其所負者以
計還之虜又大喜過望以是公在事數年爲少叅
爲副憲虜終讐伏不敢動漳沱易水之間畿南重
鎮久無警士卒銷以供役使屯輸糜以稱過使客

公備兵其地省費節冗簡兵清餉士始有尺籍伍
符兵視諸軍獨壯而鎮為益雄生平不離杯酌于
天下事若不經意者而排難應卒決疑定傾當機
立斷方在大同奸吏有緣法馬新舊間減軍餉以
自私者一軍盡謹甲而謀於司餉者之門公聞故
呵殿入顧曰此罪在吏吾為若治之足矣即抵吏
於法出新法馬以給軍軍乃安其在秦州盜嘯聚
山谷間以數百計公曰是不制將不可制先馳檄
諭之而遣兵隨其後盜大駭為解散去歲辛卯彗

星見訛者言主在易州有王氣 上且舉兵加誅
焉爭相恐動一日譁曰兵至矣皆出走不可禁司
空郎項公懼就公問計公不應第呼酒與飲吏民
見公無他轉相告語走者始歸東鹿人有以妖言
聚眾者眾且千人吏索賄不得給令曰此相聚謀
反耳今恐請兵往討之公曰何至是為檄逮其渠
首而散遣其徒各歸農竟不煩兵奸民有䟽言易
州礦金之利者章下兩臺兩臺檄公議公曰生財
有道未有取給地下者且採而不得則為費大採

之而得則爲害大况鑿山坑谷不能無傷地脉
陵寢在近誰敢任之事遂已公自爲令以至大吏所
至務舉其職獨居家則不問生業好行其德出於
天性爲諸生試于臨淄雪夜歸有侯生者迷失道
墮谷中呼衆求援衆若弗聞也者公獨援之出乘
以已騎而徒步掖之生得毋死長安周媪醉遺所
鬻珠於公舍旦日召而還之歲饑斥所藏粟以周
貧者曰吾不能使路無饑人能不使廩有餘粟也
嚴馭僕隸不令橫里中而嘗寬其所不及所繫玉

繚環頗愛重爲吏所觸碎所蓄善馬日行可數百
里爲卒斃悉置不問其襟量又若此蓋公坦中曠
度如谿如谷探之無迹出之無盡取則若逢過則
若化仕宦七年至憲大夫不爲速以非罪被紉彈
不爲恚定變故于頃刻談笑間不爲功勇退于急
流之時不爲慕戀能圓能方能勞能逸不以一善
自執而人亦無能執一以名公者孔子曰鳥吾知
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吾
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公其猶龍乎夫世之人

往往強其才所不逮以求滿其心所欲至及其不
競而後悔其弗勝也晚矣惟豪傑之士嘗操其有
餘于身而遺其所未足者於後公父芹泉公官行
人而歿百不一試而餘所未足者于公公固有所
用之矣然亦十不一試而餘其所未足者于宗伯
公宗伯公以異才蜚聲詞林以正學結知 明主
其用公所未足以裨福生民當未可量矣公諱子
履字禮甫閩閩始末已詳載狀志不具論謹述其
槩表之貞石曰此明慶曆間才大夫仰芹馮公之
墓以俟後之欲知公者攷焉

勅封太孺人崔母劉氏墓表

侍御崔君豪爽不羣官西臺侃侃自許彈劾無所
避其母劉孺人心念之侍御因自計居官而溺其
職與舉其職而憂父母無一可者乃以病自免歸
歸三年孺人促之出侍御不得已爲強起既起而
孺人病病漸危復令其伯子趨侍御歸時侍御已
有中州之 命聞之心動卽 陛辭欲南馳會有
事當建言者爲留三自比歸而太孺人已先卒遂

不及訣矣侍御撫棺大慟絕而始甦曰吾竟以一
官累抱終天之恨也悲哉侍御兄弟既藏葬事乃
以狀來乞表其墓按狀孺人本馬姓先世從其外
氏姓因稱劉然劉與馬皆長垣右族也孺人始習
女紅卽愛惜筐篋遺絲棄縷無弗掇而藏之者生
而端重然智識過人家人事有不可了者立能決
之父喜撫之曰令汝而男也吾無憂矣年十八適
崔封君封君大父母父母俱在堂其丘嫂李氏又
蚤逝孺人以次婦秉家政執婦道恭謹無違禮祖
姑若姑呼之未嘗不在側也孺人侍姑側卽幼叔
幼娣勿敢以狎侮見也且暮滌滷必具具必潔也
篝燈侍封君夜讀無少倦也封君旣入邑庠爲諸
生有友問業者未嘗不爲具以俟也崔之食指繁
俯而畜之各如其意所欲得無後言也歲饑至自
操作以給食用或脫簪珥繼之人弗知也封君每
不能忍不平之事輒從旁解之勿令宿怒也侍舅
姑疾廢寢與食湯藥非親嘗不進也比相繼卒緣
毀成疾力疾襄事以至感掉眩之症終其身弗瘳

也姑所遺子女暨嫂氏所遺女撫育婚嫁不啻已出也眎伯子次子當買俾就賈侍御當學俾就學賈者不課其入學者則時督課之不少縱也侍御以壬午舉于鄉癸未成進士孺人曰是能竟乃父之志已喜而後可知也侍御司理平陽奉孺人如平陽每語以矜得情戒任情卽雋母之訓不加嚴也司理隨部使者按部十九在外孺人自執管鑰不使外言入內言出也侍御入爲今官再按郡國復戒以問民疾苦而利養之察吏臧否而激揚之

毋徒自爲威重爲衆所駭視也孺人仁親戚有急不怙施予且時佐封君出贏餘以貸里人不責其息也自少勤力卽貴猶日經理諸米鹽瑣屑之務或勸之當逸者曰我自樂此不爲勞也性簡淡無論冠帔華服不以自御卽高髻長衣爲時俗粧者不敢見也時以善惡決人成敗信天道於人報應不爽故每誦天長人長之語訓誡子孫卽毫髮錙銖毋令負人若曰逆人逆天恐其爲自作之孽也大都孺人爲婦則身兼子婦之事故能與封君以

逸其爲毋以心兼愛勞之念故能貽侍御以名封君大父嘗嘆曰有婦若此吾家其興乎由今以觀孺人眞有大造於崔者也狀所載凡數千百言茲獨表其槩如此曰是崔賢母劉孺人之墓以爲後之女士法焉侍御名景榮其他家世生卒誌已悉可勿載矣

明勅封承德郎吏部驗封主事近山成公墓碑魏有積德崇善君子曰封吏部主事近山公者姓成氏名宦字縉甫近山其別號云近山隱于市而稱吏部公者從其子憲副君貴也憲副君旣以萬曆乙酉塋公再越歲始請言銘公墓道之石子與憲副同舉于鄉頗知公者曷敢辭按成氏之先山西澤州人祖朴始遷長垣其後子姓訛而爲程公命憲副君請于朝乃復爲成朴二子長者曰磊磊八子最少者曰岱是爲公父凝所公凝所有大志嗜酒不問生事人有負者相習爲具飲凝所凝所飲輒醉醉卽曼聲長歌不問所負以爲常以是業益落乃督三子于學三子者公及伯官季宰也公

始學書不成去學賈賈于齊魯陳杞宋趙之間賈
輒售家人俯仰暨季學皆倚辦于公公一無所恡
又比歲水漂沒生業資斧遂空然公個儻不侵爲
然諾四方賈者皆信嚮公須公畫便計爭利于市
者得公一言立解游道日廣貲用漸饒公旣漸饒
于貲又再膺 封命乃益厭薄什一之利買田爲
富人力耕其中度有餘則益爲德于閭察親識諸
黨貧者以次衣食之歿則爲給槨槨又好建橋梁
葺神祠于是涿河有橋姑婦有廟宅治塗修像無

虛日顧躬自儉約歲時伏臘賓宴之外無一切華
衣媮食之奉泊如也憲副君言嘉靖乙卯秋公收
責濟寧適季薦賢書報到卽取所收券焚之比憲
副君舉于甲子又悉焚家所藏券兩地之人至今
誦義夫受大者不取小天之道也世顧多藉子弟
之勢以腴已而瘠人若公之折券棄責庶幾知道
者矣憲副君又言公事親孝待昆弟友奉凝所公
及母文繼陳得一佳味必躬至田中跪而進之藜
藿自甘而滑柔未始不備也每遭大喪身自經營

不以累伯季而棺斂含禭無弗如禮就養都門未
越月聞陳疾冒暑兼程而歸歸而陳已病困謂公
曩母錢安在蓋陳曾脫簪珥令公出息人多不時
與息公卽代償其息曰息具在請以周陳宗陳笑
而頷之從父佐醉忤尉尉怒將笞之公時垂髫卽
詣尉言伯老不任笞請代受笞尉壯其言爲釋去
後佐與凝所闢于墻衆莫能解公往泣涕解之佐
感悟遂爲兄弟如初諸生李某任誕數窘季公往
爭之強季卒不能有加于季而罷伯寢疾公時病
痿猶強起問疾及經理其喪不少勸嗟夫公之敦
倫睦族蓋天性然哉何少而能然老而彌篤如此
也憲副君又言王生某者挾禁方惑人云能使藥
物爲黃金公獨不爲動久之術不售客死憲副君
令南陽南陽豪楊某數爲奸利扞文罔憚令嚴陰
行千金爲公壽公大怒將捕豪豪懼而跳去終令
時不敢歸南陽賈客某以金若干寄公質他所期
來則償之比至封識宛然客嘆服而去憲副君兩
爲令人爲天官卽出爲藩臬公每戒之曰爾爲清

白吏我有餘榮不怨爾貧也憲副守其庭訓居官所至兢兢羔羊素絲之節語曰明明求財利惟恐不足者庶人之事也乃公見利若驚眎不義若浼卽懷獨行之操者猶或難之矧服賈者哉邑博士高公行誼賓之鄉社固謝不往守相長吏鳴騶而至者咸願交歡公公逡巡退讓語不及私獨聞有隸罪籍者或爲脫之而人不能知馮丞者侮諸生諸生言其不法于使者使者欲斥去丞公言去丞如諸生何使者悟而止蓋公性仁厚卽臧獲小失不譙讓人或加以橫逆如弗聞也者而過之獨面折不能容人之過里中無賴至不敢見公或因而改行比公卒至有爲位以哭者嗚呼豈古所稱王彥方之流歟憲副君當備兵北平過里中謀請告待公公曰疆場事重吾且以是觀爾之能趨之北上明年公忽夢邑大夫召之飲又田間傭某亦夢有謁公者車騎甚都比晚瘍發于足竟不起易簣之際正襟危坐諸子環泣請命曰人生夢境耳吾已得其佳者夫何言時萬曆甲申十一月十三日

也距生正德丁丑七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八配
朱贈安人繼王封安人俱有婦德朱安人先公四
十年卒卒于嘉靖乙巳得年二十有八子三人長
卽憲副君遜朱出娶趙守才女封安人卒繼娶武
尚嚴女封安人次遽廩生娶靈壽教諭侯華女次
道巳卯舉人娶省祭官陳守時女俱王出女二適
李榕陳光範孫男六遜出者其德邑庠生娶生員
陳應瑞女其行邑庠生娶稷山尹殷煉女其節聘
舉人李榕女其業聘戶部主事夏潛女遽出者其
學聘河南學憲李化龍女道出者其功孫女三一
許聘沂水尹宋炯子某遜出一適生員蘇民慕子
延祚遽出一許聘稷山尹殷煉子某道出曾孫男
一士彥聘生員李和行女曾孫女一許聘生員蘇
延祐子俱其德出予聞古今善計然之術者推陶
朱公彼其能聚能散變化不居故足述也公身自
治生或伏或起而能不責于人分散予貧交族黨
此何讓朱公乃朱公衰老聽子孫修業徒能索息
鉅萬耳憲副方爲 國家樹鴻鉅之業而其子

若孫或待召公車或占籍博士濟濟有聲于稅苑
寢以嚮用後祿未艾此亦聽息于子孫而所就業
弘遠矣銘曰賈操利權其事交交公賈而廉廉賈
五之積居任時業日以滋公富不溢處厚居實爲
閭里率若芒若屯內行則醇彌老彌惇好行其德
而無德色望廬者式自公發祥子孫其昌莫之與
京 龍章有耀身食其報仁義斯效魏博之間有
丘巋然曰成公阡

明封文林郎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知縣北岡劉

公墓碑

新城劉給諫在諫垣伉直不阿遇上有秕政下有
私黨不難糺舉而釐正之聲稱殊甚予以爲吾燕
趙士天性固然也比得約齋傅公所爲封君劉公
狀讀之則知劉君之爲名諫議者蓋庭訓之力焉
狀稱公諱宗伋字子中別號北岡其王大父英生
大賢大賢生鉞娶於王而舉丈夫子三公其長也
劉世以力田貲雄里中然未有業儒者比公生岐
嶷不羣始令就外傳能爲文卽多奇氣傾其疇伍

以數竒屢試有司不售忽憤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遂棄去學武武通孫吳兵法騎射絕人嘗試武闡步騎九矢皆破的以所對策有忤時語竟不錄公益憤曰以語言文字棄壯士世事可知已復棄去聞房山有異人治黃老家言遂往從之問脩心煉性之旨每跣趺上方山雲居諸寺雖家務不廢功亦不輟時給諫君已有聲黌校間公喜盡發所藏書畀之復令從海內諸名家游考德問業以益其所不逮隆慶改元給諫君以 莊皇帝登極恩

貢 闕下丙子領順天鄉薦丙戌成進士公益喜曰吾不做知吾子必做也給諫除安陽令欲奉公往公固不往久乃跨蹇入鄴從田父野老問令治行何若旣得其循良狀始至宦舍慰之曰汝以此治安陽是不負 君父不負所學矣安陽歲派舊多寬於勢要而倍於小民給諫君審其弊悉更正之公聞益大喜曰爲民父母欲其鋤豪強而利民非欲其畏豪強而病民也汝能如是吾復何憂吾當去汝勿久溷乃翁爲也遂歸安陽令滿三載封

公如其官歲壬辰令以高第入爲給諫給諫憫時事之多艱也憤言責之不得其職也數抗章言事纔數月以田孺人憂歸再起入吏垣署科事愈益發憤諸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極言不讓或者曰直木先伐子不虞憂子大人乎給諫曰此家大人意也吾不言溺吾職矣何以見家大人會給事某者意有所阿奉疏指正人爲邪給諫忿曰邪正之淆治亂之關也遂極詆其背公徇私狀以此忤執政已而大發執政諸不法人咸危之賴 皇上

聖明僅鐫秩調外任便過省公公迎謂曰汝不愧諫職真吾子也何官不可爲勿以乃翁爲念人以此益服公嗟夫忠臣烈士何時無之其以父非劉公往往牽於內顧之私不得行其志者多矣若公真能爲父者故曰劉君之爲名諫議皆庭訓力也公偉貌脩髯童顏鶴髮飲於鄉據賓席望之儼然若仙性剛直每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見強有力者務以氣陵之出其上至良弱則善遇之或損貲以周其困乏或和藥以救其疾苦晚年敬神崇祀

玄帝暨關真君若謂人有愧於心卽有愧於神明
其志操如此公生卒世系狀已詳不再具謹撫其
生平之槩書諸牋牲之石而系之以銘曰新昌城
督亢里吁嗟劉公生於此慨慨慕義古杰士有志
不就老以死公之不死在公子

壽官槐菴霍公行狀

同年友霍君雲程出守衛源纔兩月其大父槐菴
公卒于家公長子贈南京比部郎美資先公九年
卒太守君爲嫡長孫承父之重聞計徒跣歸將以

其年四月二十六日藏葬事乃手敘公生平乞銘
于立言君子使史某爲之狀按霍在春秋爲姬姓
之國其後以國爲氏西漢時兩司馬最顯後世子
孫散處三晉靡得而詳已在井陘者自鰲始鰲生
友剛友剛生英英生尚德尚德生朝用以輸粟拜
爵朝用三子初娶于郜生岳繼娶于楊生岱及崑
岱字邦鎮卽槐菴公也公甫二歲父朝用卒母楊
弱齡而寡孱然撫前孤携兩孺子日呱呱泣含米
茹荼朝春夜紡力持門戶公稍長使就外傳又爲

娶于張生比部公而公業猶未就乃嘆曰人生榮
進有命安能俛首受書以薪水勞吾親乎去貸子
錢爲賈賈清源間積居與時逐賈輒售息三倍家
用益饒上奉楊孺人下資比部公于學比部公爲
諸生有聲稱試輒高等時太守君雖嬰孺已嶄然
露頭角公大喜謂張孺人曰顯親揚名不干吾身
其于吾子孫乎益斥其餘爲德于閭族人寶者以
非罪係有司貧不能自理公爲出貲營解之竟得
末減又族人某者竊公財逸去公若爲弗知也者

不問也里人蔡強孫定輩或貸公粟或負公租公
度不能償皆召至對衆折券焚之曰諸公強食吾
不爾責也里有貧不能葬及無子孫可任葬者公
爲立義塚給櫬槨葬之由公而葬者高萬岳宗仁
輩凡若干人公出游見有被髮而過其前者熟視
曰若非郝氏子耶是奚爲者追尾之比出郭已雉
經林木中矣急爲解脫慰而遣之邑城西當晉孔
道每秋水至行李爲梗公曰此不隄防後其沼乎
立出粟百餘石錢五萬募工爲長隄百數十丈行

者便之公好行其德類如此萬曆改元以 恩詔
拜高年爵一級邑大夫探士論賓公鄉社公不數
數往日惟課諸孫學或弄其曾孫以自娛樂晚好
奕客有過從者卽對奕窮日夜力嘗曰奕之爲用
大矣動靜無定形強弱無定勢得失無定局善奕
者以竒勝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者難與
言奕嗚呼公豈獨精奕哉通于理矣公性儉約惟
事母楊孺人時時擊鮮刺肥上食餘非奉賓客不
且鷄酒蔬食自安澹如也每太守君宦游卽多予

金錢曰以助爾庶太守君兢兢奉意指所在以清
白稱太守君由南中報政 闕下南中諸名公聞
公行誼多聲之詩歌因太守君爲公壽者太守君
歸壽公見公老意留侍食飲適會有衛源之命公
曰孺子仕益進報稱益難乃公卽老尚健善飯柰
何以老人故緩王事哉急行母留太守君跪請所
由治衛者公曰若不憶孔子適衛所以語冉子者
乎執此以往卽所爲報 國也太守君遂行公庭
中故有古槐大五圍枝葉扶踈公愛之時偃息其

下因自號槐菴一日至其下顧而太息曰樹猶如此吾其老矣時公無恙衆不謂異也未幾而疾作且疾且愈愈而復疾子孫爲致醫藥却不嘗疾革之日語不及私惟丁寧子孫無廢耕讀無忘忠孝及戒慎無厚葬而已是萬曆庚寅正月二十八日距生正德壬申四月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九娶張氏治家勤儉嚴而有禮于隆慶乙巳卒繼娶梁氏子男四人長卽美資廩生以子鵬貴贈南京刑部署郎中事主事娶李氏封孺人美中壽官娶許氏

美才武生娶郝氏美珠娶郝氏繼王氏孫男七人女五人美資出者鵬卽太守君萬曆丁丑進士任河南衛輝知府娶李氏贈孺人繼康氏封孺人鵬武生娶梁氏繼盧氏女一適徽州府同知于翰男縣學生克念美中出者鶴鶚俱諸生鶴娶吳氏鶚娶李氏繼畢氏女三適于第盧志吳邦祥美才出者鶯娶高氏女二適許遇美珠出者鷗娶盧氏鵬未娶孫男二人鵬生者仲能鶯生者伯龍曾孫女七人一適李教明一適高維岳一適武之柱餘尚幼

太史公有言天道報施善人夫報施之理至微渺
矣然往往有之楊孺人秉節植孤執執耳施不及
梱外槐菴公卽躬行仁義至死不倦然積著有限
德不越于闔闔乃天報之以多子孫且貴顯矧大
人資適逢世利澤加于海內者哉由此言之太守
君方再世而昌霍氏之澤未艾矣

明通議大夫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鳳

山王公行狀

大中丞王公卒其嗣子繼先將乞銘於立言君子
而俾予爲之狀予與公同舉于鄉頗知公者安敢
以不文辭公諱致祥字德徵別號鳳山其先山西
忻州人祖斌戍上谷因占籍于龍門衛數傳至鎮
以奉勇聞從昌平侯行邊陷陣先登用斬首捕虜
功累官指揮僉事階明威將軍再傳而生永永三
子其仲曰司訓公懋懋生磁州同知金卽公父也
以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娶於張封太孺
人舉四子公其季也感異夢而生故命名曰祥公
生而竒異幼而聰穎再周歲能誦書七歲能屬文

十二歲補弟子員廿而舉于鄉是嘉靖甲子歲也
辛未登進士第壬申授鳳陽府推官每讞獄必列
兩造於庭推求其情不獨以笞捶定之爰書成手
中吏抱案受事無不凜凜聳服者全椒人羅鑑家
井有四尸莫詳所由死凡易五主垂四十年以羅
織抵法者甚衆公一訊立雪其寃江北稱神在郡
五年其所平反大都若此矣萬曆丁丑徵爲兵科
給事中時俺酋款塞邊臣無繇徼首虜功而兢以
修築爲功上急就以博名下虛應而脫罪旋修旋

報旋報旋圮甚有未報而圮圮而復報者甲兵化
爲畚鍤士卒疲于力役公䟽言其狀請戒邊臣毋
塞責毋貪功毋廢肄習毋減糧餉媿媿數百言

上嘉納之戊寅陞工科右給事中己卯奉 勅閱視

薊遼等處邊務于一切邊吏之能否邊備之修廢

無弗精覈諸所糾舉咸當輿情詳在公奏䟽中庚

辰陞本科左給事中 冊封宣寧藩府以便過里

中爲兩尊人壽依依不忍離子舍會陞兵科都給
事中兩尊人督之曰此豈爾家居時耶公不得已

乃就官公既周歷邊關習虜情僞居職知無不言
言皆中窾壬午以外艱歸甲申服闋復補兵科蓋
以公練習邊事也公再入兵垣首疏諫止內操極
陳可憂四事大畧言 宸居嚴密不當使刑餘小
人日操干戈習爲戰鬪萬一悍夫失御震驚 乘
輿如 高廟 太后何又非所以端好尚也秦雖
寢然未幾內操旋罷公與有力焉會張都御史請
罷互市以省大費公疏言中國既許虜和必許之
市既許之市必予之價此羈縻之術非如市道交

易相與區區較錙銖也今通市十五年矣一旦無
故而罷不顧今日之利而預憂後日之害以後日
未萌之害而棄今日已效之利于計非便 上是
之他如議增河西之餉議析土司之爭議 內殿
敘功之濫議思順撫勦之宜詞多不具載丙戌陞
太僕寺少卿戊子春陞本寺卿禁奸剔弊罔政肅
清是年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
巡撫順天公念薊昌 畿輔重鎮內衛 京師外
控驕虜悉心經營事事爲備長昂伯暈大等入犯

石門卽發兵邀擊創其渠帥史夷挈出賴等募田
峪戕殺官軍卽發兵奮擊多所斬獲以故北山伏
虜日窺伺而不敢縱暇則量工計費繕完缺廢計
在鎮凡修築新舊邊墻一萬四千六百餘丈墩臺
四十餘座積省工價諸費六千五百餘兩辛卯報
政以母老身病陳情乞休當事者重公勞積久不
報會有言者公求去益力乃加右副都御史致仕
公旣去而總府都御史蹇公閱視右通政穆公先
後䟽公經文緯武省費疇邊有撫綏保障之績

詔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時西事甫寧東夷復熾
識者方欲委公以鎖鑰之寄公乃于癸巳正月而
病病數月逝矣予聞諸易醫官云公在鎮時得竒
疾每早坐堂皇上擘畫諸務比已退食兀坐一小
齋見四壁皆竒神異鬼跳伏萬狀公默念此靜室
安得此是吾疾也及午漏下呼茶茶已輒愈申刻
復坐堂皇上擘畫諸務至暮歸卧丙夜卽寒顛顛
已輒汗汗已復愈蓋十二時中已亥病餘則動履
如平常病一年而人不覺其病亦無能名其病者

予問易云此何病易去病在肝心二經此神魂不
交故也蓋公生平小心周慎極思審慮故及於此
予嘗貽書戒公去機心省煩念以養天和而蕃後
嗣公不以爲忤且有知己之感比公勇退予意可
以息心長年矣竟不三載而卒則猶以前疾也惜
哉公生於嘉靖甲辰十二月廿二日寅時卒於萬
曆癸巳五月六日巳時得年五十先配劉氏禮官
志誠女贈孺人繼馬氏大同府通判宗孝女封孺
人公無子以仲兄遂平令之子繼先爲嗣娶張氏

監察御史瀛之孫宜興縣丞廷松女也女一未聘
公既卒繼先疏聞于朝天子念其有封疆勞
詔予祭葬如例繼先將以甲午年某月某日葬公于
宣城北柳河川祖塋之次而具公行實予爲之狀
其畧如此繼先又言公事親孝事無巨細無不稟
命飲食衣物時請所與務得其權心與伯仲共慶
終身怡怡人無間言御家嚴訓諸猶子以禮儉於
自奉而樂於周施此皆善事而乃嗇其年又嗇其
後何也當公疾革時囑太孺人兩兄以繼嗣事猶

能勉舉三爵俄呼左右促裝若將赴召者遂瞑嗚呼異哉併狀

沈庫部傳

庫部沈公諱某字邦重別號鷺山學者稱爲鷺山先生其先浙之德清人後隸武功籍爲都人公生有慧性聰穎絕人八歲能屬文文多奇思十三廩於庠名動京師一時學士先生號有人倫鑒者靡不以國士目之矣嘉靖丁酉舉鄉試第六人甲辰上春官關西王懷野先生得其文大奇之擬爲舉

首比閱所試卷先後不相應例不得舉蓋忌公者當糊名時故錯亂其號以扼公故耳王先生抱卷扼腕者久之始以瞿文懿公爲舉首是時公雖未舉而名聲籍盛顧重於舉者越癸丑公成進士乃竟爲文懿公所得文懿見公卽以公徧贊諸同舉者曰此名士吾愧先之是不當在弟子列是年秋除夏縣令至卽揭一聯於門屏以清節自厲邑當省會孔道舊令民蓄馬以資傳送往來者多虐馳之斃則責償於民不給則僦民馬或從民貰馬費

愈煩而民愈擾公曰官馬則官蓄之安能疲吾民以稱過使客也更令蓄之官歲省民財以數千計諸邑贖鍰歲入率以金錢公曰金錢易乾沒耳不如積穀便兩臺是其議下其法於諸路遵行之比歲侵在所有粟所活饑民凡數萬人奸商有爲

宗室計請徙解州鹽課於內地者衆知其非是莫能抗兩臺下公議公曰是欲憑藉 宗室以撓 國

課也爲極陳所以不便狀事竟寢乙卯冬山西地大震壞城郭暨官民廬舍幾盡奸人因爲訛語民

日數驚皇惑靡定公爲繩其訛言者而撫慰其驚者人心稍安乃始鳩工度材裁其緩急而先後葺治之民不知勞夏得復爲完邑時嚴相墨諸計吏因以餽遺爲名而厚取以自潤公獨無所染有行李蕭蕭一擔輕無人知是覲京行之句聞者高之公治邑屢以治行薦屢報聞久乃入爲武庫司主事夏人相與軹車扳留不得則相與尸祝之武庫職司出納最爲弊竇最難覈甚乃有私其竒贏以爲利者公爲精心畢志察其隱而剔其蠹大司馬

方倚公爲重而公逝矣入仕僅五歲耳得年四十有三公歿十五年而長公涵舉進士又五年拜侍御史出按雲谷秦閩有聲稱又數年遷守歸德數月自引謝病歸歸十餘年而都人士列公行誼上之督學使者使者下所司覈之如所言乃涓吉祀公於學宮又明年而史某爲之傳史氏曰沈公以文章政事著稱世見其顯者也予稽之月旦乃知公惇倫睦族折券棄責蓋廩廩篤行君子焉顧晚第而蚤逝未竟厥施其建立雖足稱述纔一斑耳

長公冠惠文威行郡國不可謂不遇矣亦方壯而伏十不一試歲月漸邁尚未得用其所未足豈天道哉然嚮使當長公爲侍御時俎豆公於宮墻卽曰事非勢成誰其信之今屏居林壑久勢無所可倚矣而輿論誦公者如出一口此足以知公矣古人有言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觀於沈公益信於戲士安可不務脩德哉

濱石唐先生傳

古人重行誼故士生其時斤斤以孝弟爲務澣灑

羣踰細事也而即中令躬爲之兄弟讓封至於違
詔逃疾而不顧今之治博士者不然談經術而驚
高曠習虛華而薄本根一不得志于時其佗係不
平之氣直欲舉身世棄捐焉語以家庭父子兄弟
之常狃以爲兒女子事鄙夷而姍誚之矣然古人
所重乃在彼不在此幸而有質行如濱石唐先生
者安可以弗傳也先生諱喬選字彰能閩之莆田
人生有異質長而博聞弘記嫻于文詞爲弟子高
等每試輒冠其曹先生雖以文名閩中而不以文

自雄介介然以繩墨自律醇謹無與比事父榕原
公暨母黃孺人百劬不倦務得其懽心榕原公晚
有目青先生旦夕侍飲食扶杖履呼之未嘗不在
左右盖十餘年而忘其疾也則以先生爲之目也
伯兄某蚤卒事其嫂朱甚謹撫其姪遇恩如所生
祖所遺腴田悉推以與之嫂與遇相繼卒又撫其
孤建建父子得底于成立者先生力也先生之內
行醇備大都若此嘉靖丁酉歲先生試于鄉憲大
夫劉公得其文大竒之擬爲舉首會直指嫌其不

出于已也欲稍後其次劉持不可曰不第一者還
生文竟携以出先生卽不魁省試而名日益起反
重於魁省試者諸大夫爭識先生屐屐到門願與
交懽或延致爲弟子師先生教人必先之以德行
而後與辨析經義一時請業者無論文學彬彬率
多砥行士矣先生嘗客鄭憲副所有富人子抵法
當坐携金錢私遺先生求爲道地先生驚曰其豈
有遺行耶何至此其人慚懼逸去聞者益嚴重先
生先生十上有司不售會伯子今憲副君守欽舉

于鄉先生謂曰使吾當售也不後孺子孺子勉之
吾將隱矣遂謝博士籍更號曰澗松而益飭躬端
範以訓誨其諸子率其鄉之人蓋先生歿十三年
而憲副君成進士又一年得贈先生承德卽戶部
主事又四年晉奉直大夫戶部員外卽憲副君居
官所至奉三尺法廉頑貞淫無敢越尺寸者皆先
生之庭訓也予與憲副同對南宮知先生頗詳故
述其生平之槩作濱石先生傳以著先民之行事
如此以覺夫世之澆漓者若家世生卒別具誌中

不具載

大父處士公述

大父處士公諱信其先越人永樂中有祖士賢北宦於燕始占籍於河間之交河家於縣東五十里所謂泊頭鎮者士賢生珉珉生誠誠三子大父其嫡長也大父祖父皆仕宦而身獨隱於賈賈而廉名聞遠近大父面多麻人因以麻子稱之聞其名者無不爭就貿易大父好客客至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得以是人益附之貲日饒裕然自奉儉布衣蔬食無所紛華獨好施予出於天性見人饑不啻已饑也見人寒不啻已寒也食飲錢布隨所見輒施甚至解衣衣人以為常其施也不知倦其既施也不知德有指揮某者以襲官待次都門久資用竭鬻衣裝為道里費行至鎮貧不能前大父見而憐之曰安有人若此而貧賤者乎招之至食之衣之為資給而遣之不問其為誰氏也踰數載有達官騶從至門者大父驚以為誤比入門向大父拜大父愕然迎拜曰公不吾識乎大父噤不能應曰

蔬食無所紛華獨好施予出於天性見人饑不啻已饑也見人寒不啻已寒也食飲錢布隨所見輒施甚至解衣衣人以為常其施也不知倦其既施也不知德有指揮某者以襲官待次都門久資用竭鬻衣裝為道里費行至鎮貧不能前大父見而憐之曰安有人若此而貧賤者乎招之至食之衣之為資給而遣之不問其為誰氏也踰數載有達官騶從至門者大父驚以為誤比入門向大父拜大父愕然迎拜曰公不吾識乎大父噤不能應曰

吾昔公所濟寔人也今爲指揮使轉運道此一謝
往施耳陳品物於庭甚盛大父遜謝不敢當爲治
具款之厚犒其從者飲至暮卒不能致一物嘆息
而去竟亦不問其爲誰氏也其施不求報大都類
此大父二子伯恩博學工文名振一時扼於數不
得第第以選貢生爲東昌幕居職五年清苦如一
日盡減父產卒於官遺孤繼登纔八齡越三十年
而繼登官太史乃作而嘆曰予幸襲大父餘芘官
以史爲名主紀載善人君子以垂世立教顧獨令
先人之德闇沒而不彰豈不悲哉恨生也晚不及
大父之世且早孤不及詳訊先大夫以大父之行
事第聞諸鄉長老稍道其百一如此又不敢飾一
詞以誣吾祖謹次所聞爲慶士公述以傳示我子
孫俾知所考而感動取法焉

大中丞湯公小像贊

而貌則頎而度則祗而金玉其姿赤芾朱衣端居
逶迤意魂而行琦變化維時雖則維時而無詭隨
三吳而綏三楚而輦所去見思知公者猶云未究

其施嗚呼噫嘻

程太常像贊

黃金爛如朱服燦如止則于于行則徐徐爾其外
腴而中虛者耶爾其夙夜匪懈尺寸不逾者耶爾
其八年將作功成而不居者耶爾其九載京卿棲
遲三署處世其若迂者耶世競名而弗趨世競巧
而獨愚於戲茲其爲聚所先生吾將以之爲模者
耶

春秋議

准禮部手本該兵科給事中王士昌題爲麟經離
析多岐聖學幾晦懇乞 聖明亟行釐正以範後
學以光同文盛治事移文本院要行詞局專門春
秋精研校勘一切傳註今後學作何遵守其牽合
附會引用非旨者應何刪革主司命題應否擬定
等因到院准此議得春秋一書聖人垂勸戒于萬
年嚴褒貶于一字卽及門高第莫贊其辭豈後世
俗儒可異其說况 國家旣以明經取士自當以
經文命題主司不宜因題有限舍聖經而別爲傳

題合題以難士子士子亦不宜因題立意背聖經而姑習傳題合題以合主司且傳以說經非經也不可爲經卽不可爲題况合之義不過曰比合曰牽合比合成題已非立言之意牽合成題益失作者之心又甚而搜羅隱僻杜撰新詭使治經者以濫漫之功妨正業典文者以疑似之旨失真才卽在當時衆謂無據傳之後世人將謂何合無以後試士只以聖經爲主其傳題合題盡行禁革以昭聖世章表至意或者謂屬詞比事春秋本教傳題合

題相沿已久未可驟革至于近所穿鑿如與傳句影響相似實不干涉者傳本兩語相合却摘一語搭兩股或四股者傳本正說却乃捏增反說一股配合者本論春秋前後事却強引春秋時事當之者隱兩本股却暗出兩傳搭股者兩股無胡傳從左氏及他說合者諸如此類必宜痛加禁革使主司無逞臆于經之外士人得精心于經之內其于經術不爲無補若試題擬定一節恐非事體未敢輕議

倭事議

人臣處 國家之事當合衆人之聞見酌敵人之情形不可專信一人之言專執一人之見今東封之事試虛心以思倭既受封何以無謝 恩之使冊使方還何遽有渡海之倭清正曾言已殺矣何以又云提兵釜山曾言已焚矣何以又云屯聚倭封之後與朝鮮俱我屬國卽朝鮮失禮何不請命天朝而遽興問罪之師均此海也我冊使之往來何難倭衆之往來何易均此倭也今之來何易昔之

撤何難既屯釜山又據梁山不虜掠不殺戮意將何爲則沈遊擊之不足信昭然矣而又試思倭能再來我兵不能再出不惟有始無終孤小國之望且自示虛弱令黠夷有輕中國之心非策也是宜急圖桑榆之功蚤爲戶牖之計除各鎮邊防之兵不可調各省防海之兵不可調各處防曠之兵不可調此外有某兵可以應援某將可以將兵先調六千人或萬人分爲二枝每枝選正副將之謀勇俱備者領之儲半歲糧往爲聲援總設監司一人

以察其勤惰而禁其騷擾又明諭朝鮮使臣云
天朝已許發兵矣可歸語爾國王亟集爾精銳聚爾
糧餉期以半歲之後當因糧於爾國以訓練爾國
將士則朝鮮聞我之不棄其國也必奮發之恐後
倭衆聞我之不棄朝鮮也當疑畏而不前以後倭
如恭順亦可逆杜其異日窺伺之心倭果跳梁卽
可少防其目前侵陵之患若曰少發兵不足以創
倭然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况又可陸續徵調以俟
進發也不然兵非一時可發糧非一時可辦朝鮮
非一時可到日復一日動諉曰會議曰行勘緩則
任已急則責人中外異心旦夕易慮萬一驕夷規
我無謀乘彼無備蚕食而進則朝鮮之疆土日蹙
兵力愈弱全仗中國以戍外夷今兵宿于無用之
地財殫於無盡之谿猝有不虞從中而起蕭牆之
憂憂方大矣

東征議

朝廷之典莫重於賞罰賞罰之行當明其功罪今
東征之後在經理楊鎬方報以爲功在替畫丁應

泰又劾以爲罪事係軍情地隔異國旣難遙度安可臆言將欲大服其心必湏詳覈其事合無遣風力科臣一員往同監軍司道諸臣吊取各項文冊逐一清查原兵若干見在若干損失若干原馬若干見在若干倒損若干陣死若干病亡若干陸續運到糧料若干用過若干見在若干陸續解到金錢若干費過若干見在若干攻戰有無勞績斬獲有無詐冒將吏有無逗遛功次有無攘奪糧芻有無冒破餉銀有無侵欺講和有無實跡軍機有無

失誤身至其地面親見其情形真僞莫逃耳目難掩衆旣公証其是誰敢獨飾其非功罪旣明賞罰必當惟允惟平不枉不縱賞一人而千萬人知懼罰一人而千萬人知懲內可以鼓舞邊臣之氣外可以懾服島夷之心矣謹議

東事議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所以慰安將士之勞振揚朝廷之威者 聖意已定然必 特遣科臣查勘者亦以功罪明而後可以議輕重且令提功罪之衡

操輕重之權者在 上不在下也據督臣撫臣二
疏則科臣徐觀瀾已回矣夫呪詞乃呪丁應泰者
與科臣無干何爲而遽回哉且呪詞不揭於贊畫
初奏之時而揭於會勘之日科臣不回於久居王
京之日而回於將勘之時此其中必有緣故但事
在異國勢難遙斷科臣雖回諒亦非遠似當仍令
科臣隨所駐之處會同總督經理監軍諸臣各秉
公心勿執偏見速爲勘明具奏至於有功當從優
敘有罪當以功贖宜靜聽 皇上處分無滋煩議
以耽日時則人心自服 國體不棄士馬早得解
散免致他虞朝鮮蚤得安全無所顧慮矣

朝鮮撤兵議

竊惟人臣於 國家事知之必真然後議之斯當
見之必親而後知之斯真况兵事至重尤非可以
冥冥決者今督臣經理在朝鮮有年矣其倭之再
來與否兵之應撤與否見之既親知之亦真自當
究利害之歸剖可否之宜爲 明主別白言之若
徒引其端而使 皇上自決諉其責而令九卿會

議使他日無事則已有事則曰此 主上所裁決
我何罪也又曰此某人所會議彼自有任其責者
我無罪也逆計巧圖以求免後咎餘責此工於謀
身非忠於謀 國者古人有言兵難踰度百聞不
如一見故臣愚以爲撤兵一事只宜外決於督臣
內決於樞臣而不當決之於九卿至於供餉則臣
愚以爲此必不可者自東事軍興畿輔齊魯之民
歲加餉銀數十萬椎骨剥髓剜肉醫瘡卽奉 明
詔停征有司尚有不奉行者百姓之苦極矣又加

以旱灾虫灾助人爲虐閭閻嗷嗷無所得食木皮
草根一時俱盡流離轉死不忍見聞卽我 皇上
發粟賑之稍爲甦息而至今村無人室無烟如此
景象 皇上以爲尚可加徵以給異國否也况數
年以來朝鮮之衆死於倭者不啻強半以其半而
耕一國之田自有餘粟何煩中國兵士留戍者無
所事事且戍且屯亦足自給又何煩中國漢趙克
國將萬人屯湟中而坐困先零斑超請兵護西域
不須中國斗糧而威服諸國彼獨非人臣乎何古

今遂不相及也若必欲脫貧民之膏血以轉輸於藩籬之外恐財盡不能勝其求力疲不能勝其役此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故臣愚以爲此必不可也謹議

問古稱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問闔窮乏帑藏空虛將以爲在官耶在民耶不在官不在民將何所在耶夫在官則散之在民則歛之不在官不在民不知大司農又何以爲計也

朝廷之上如漏卮不堪歲出而不得不散百姓之家如懸磬不堪歲入而不得不歛歛者不能越于例之外而散者日聞增于例之中無事旣發帑金爲糧芻之用有事又請帑金爲召募之資夫須糧須芻則有兵有馬臨時何爲又煩召募待召待募則無兵無馬平時何爲屑越糧芻乃下之請發於上也則必得上之清覈乎下也則必不得歲復二歲長此安窮漢時文學諸生議鹽鐵均輸持論甚正則理財之策亦諸生所宜留意也其各陳所見盡言以對

問古者四民各安其事不易其業故道德一而風俗同末世則有三游之民矣可指而言之與此三游者荀子所謂德之賊而亂之首也至孟子所深距力闢者乃又不在三游而在楊墨豈惑世誣民三游淺而楊墨深與漢興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似矣前數家者果悉黜與否與漢晉以後佛氏轉盛比之三游楊墨其害又孰爲淺深與唐之韓子宋之程子朱子或昌言攻擊身任禍殃或辯析毫芒推極流弊是猶能閑先聖之道以異端排之也至于今而不然矣治佛氏者高持其說而欲踞吾儒之上業儒術者卑視其學而甘出佛氏之下豈以聖學大明之世海內之廣竟無有如孟如荀如韓如程朱其人者哉又何以今後之視今也夫崇正闢邪其責在士君子其事在師儒諸士行將爲士子師矣所以迴旣倒之瀾闢旣榛之路者何道而可其究言之以觀所學

問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而又有廩人詔穀以治歲之豐凶其爲民計者至詳矣其略亦

可言與今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民卽轉死
流離甚者人且相食豈政之未講而廩人之職
猶有所未備與抑或有他以與天灾流行無代無
之漢臣有矯制發倉以濟饑民者今卽有其人亦
有粟可發否宋臣有知青州而活流民至五十萬
者未聞煩內帑也今一有賑濟動請帑金豈古
人之法不可行于今而舍請賑外無可爲計與幸
主上天覆不愛金錢漕粟以活溝中之瘠而銷潢池
之變然說者謂饑而後請請而後賑枵腹之民不
能忍須臾勿死以需德意故採荒不若備荒備
之之說無如古常平倉法義倉法社倉法此數者
亦可行于今否與數者之外抑或有他道與諸士
之來也于饑民情狀亦旣耳而目之矣茲欲使海
內黎庶樂歲終身飽凶年免于死亡何策而可其
酌古度今各以意詳著千篇以規濟時之略

